

谁家

新燕啄春泥

□李忠元

4月来了，迈着矫健的步伐，扬起春风的喇叭，一路劲吹，渐次吹醒了复苏的万物勃发生机，吹来了春暖花开群芳斗艳，吹生了绵软的柳条激荡成凌空跳跃的音符。

春天真的来了，不信你放眼看看天空，燕子这个春天的信使，已经偷偷地来到这里报喜了，它扇动着剪刀似的翅膀，唧唧地欢叫着，滑翔在了高空，为这嫩嫩的北方4月平添了几分灵动和生气。

燕子来时，才刚要开犁，田野还是一片片黑黝黝的泥土，但农家的园子里却渐渐吐出了新绿，散发出淡淡的芳香。

村头那幢瓦房前面的那片空地上，有浇菜园溢出的汨汨水流，不一会儿就在地上滋润出一摊黑泥，软软的，逗引几只燕子飞来，叨一缕马尾，再啄起一小团软泥，侧头振翅一飞，轻灵地跃上了筑巢的檐头，在选定的位置，将这些小

圆球一个一个挤住，粘牢，如是来来往往，一只精巧别致的窝巢便呈现在眼前，那巧夺天工的做工，让人叹为观止。

燕子归来寻旧垒。燕子是多情恋旧的动物，上年在哪个农家筑的巢，下年开春回来时，它还会寻到老家，寻找自己的旧巢，可去年在这里的老窝经过一年四季的洗礼，或许早就不能再用了，燕子便要重新筑巢。

燕子是勤奋的，一对燕子做

一个窝，不消几天工夫，一个新家就做成了。

菜园子里一片乳黄的油菜花，在微醺的春风里，以脉脉的馨香，吸引着蜂啊、蝶啊，采食花蜜，盘旋起舞。这初春的园子还算热闹，飞来飞去的，还有一些说不上名字的小飞虫。筑巢累了的燕子时而低飞，时而盘旋，那一张张巧嘴一张一翕之际，这些闹腾哄鸣的小飞虫就成了它们的美味。

我是很喜欢燕子的，小时

候，我家就住在农村，每年一开春，春风还有些料峭呢，我就开始盼望着燕子的回归，燕子可以是春天起始的信号，一看到燕子，我就知道春天已经来到了北方。我总爱仰头眺望高空燕子凌空飞翔的轻灵，听燕子落在电线上唧唧地呢喃，看它们归来后忙忙碌碌地啄泥、筑巢。有时，院子里因为春旱根本没有水，燕子就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啄泥，我就从井里打来水，倒在一些松软的泥土上，让土壤湿润成泥，燕子远远地看过去了，不一会儿工夫就真的来啄泥了。看着燕子啄我特制的泥巴，我总觉得自己很满足，很有收获。

燕子不怕人，待在院子里，一抬头，不远处的电线上就停留着筑巢累了的燕子，它们三两而三的，还不断呢喃，像人类开会一般，很是热闹。

那时，农村很穷，住的大多

数还是清一色的土房，春夏天

热，窗子大开着，因为没有纱窗，燕子可以自由出入，常常把窝巢筑在适宜做窝的屋里的檩条上的凹陷处，房子不高，站在凳子上，想要捉住燕子，那是举手之劳。

有一个外来的老杨头，手里总是托着个方盒子，里面没有，只有两只燕子，他的一对燕子可不一般，他走到屋外，将两只燕子放飞，等他打一声呼哨，那两只飞近的燕子听到声音就迅速地飞回来，不偏不倚地落到他的肩膀上，还卖弄似地呢喃起来。杨大爷的手段让我嫉妒，我也一心梦想着自己能有那么一对燕子。可大人教育我们，燕子是益鸟，它的肉有毒，不能碰，不能吃，我们听信了大人的话，再也不敢动它了。

如今这些年，农村的生活

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农民都住上了清亮的大瓦房，窗子安上了窗纱，燕子不能随心所欲地出入了，只能退而求其次，

把巢筑在了向阳水泥房檐上。但

燕子的功夫还是很了得，巢筑得还是很牢固，很美观，让人很是惊叹。

燕子和人类很亲近，和它相处时间长了，你会感到它仿佛也是你家庭的一个成员，有了一种很深的亲情在里面。

那年，我和哥哥为了辨识来年飞来的是不是那对，还亲自为自家檐前的燕子在爪子上戴了个小巧的金属环，可惜不知什么原因，第二年并没有看到那对戴金属环的燕子翩然归来，取代它们的是一对新燕子，为此，我和哥哥黯然神伤了好一段时间。

即便是今天，每每想到对燕子，我也还是不住地在心里呼唤，希望哪一天我还会和它们不期而遇……

爱在大马

□菲尔[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从我们的旅游部的标语“Malaysia Truly Asia”（“马来西亚，亚洲魅力所在”）就看得出来这是本国最自豪的特色。因为多元种族，我们可以很骄傲地说，游客到大马一个国家来就得以欣赏整个亚洲的主要文化了（严格来说还包括欧洲文化）。也因此，从小我们就知道，马来西亚是文化熔炉。但这样却让我们对丰富文化内涵的环境变得习惯，以致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份多么珍贵的宝藏。

妹妹常年出入世界各国的各种艺术论坛，每当人家听到马来西亚各族融洽生活在一起，多元文化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除了艳羡就是赞叹。妹妹很自豪地跟我说，世界上有很多地方，觉得自己的文化太单一，一直在打造多元文化的社会。但是因为历史原因，马来西亚可说是“天生”带有这方面的优越条件。

我必须承认自己的肤浅，在这之前，我一直都活在自己的舒适圈。其实很多平凡人在做着不平凡的事，可是我并没有用心去感觉。偶尔，在报上或朋友圈看到一些赞扬不同种族之间互相关怀

的一个 PO 文，在社交网络上，

一张照片，在社交网络上，红了。获得超过3万多个赞。照片里是一个胖胖的中年华人，他在自家门口，手拿着几个口罩，追出门来交给送外卖的马来西亚人。

不外乎，一个网友写：“我的眼睛湿了，这一次，不为情，也不为爱。”但我想回复他，我的眼睛湿了，这一次，为情，也为爱，这不是爱情，而是超越爱情的大情大爱。

现实版的“江达琳”

□王又锋

如果你也看了《完美关系》，就知道江达琳是个多么虚无缥缈的人物——在澳洲留学刚毕业，家里父亲出了事，被母亲一个电话叫回国，出任一家企业的总裁。

本人作为普通的上班族一员，江达琳这样的人物离我不是一般的远，至少十万八千里吧。没想到啊没想到，“江达琳”居然出现在现实生活中。

前天晚上，微信上有个很多年没联系过的朋友给我发来信息。和电视剧里一样，江达琳喊卫哲“老师”，她也喊我“王老师”；江达琳是让卫哲帮忙写一篇材料，她也是请我帮忙给她写一篇材料。

说实在的，N 多年没联系了，她的样貌都依稀模糊，当然记得曾经认识这么一个人。十年前，我在某报社做首席记者，她对我似乎慕名已久，有一次终于见面，做了一

次长谈。她向我讨教如何写东西，我谈了一些写作心得。

帮忙就帮忙，约了第二天见见面聊，到了见面地点，我才发现，她居然是“江达琳”！在广州这样的一线大都市的某知名商圈的高档写字楼里，有她任总裁的公司，连物业都是自有的。十年前，她就是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小女孩，在某单位做雇员而已。

聊了才知道，和《完美关系》里的情节高度一致，做普通职员的她，有一天因为父亲出事，被逼着当总裁。江达琳要做达林传播的总裁，她也是要做以她名字命名的企业总裁。江达琳面临一系列挑战，她也是如此。只不过，她没有江达琳幸运，一切都要她自己面对。这几年来，她从对企业一无所知开始，一步步摸爬滚打，硬是撑起了父亲留下的企业。虽然时光过去了十年，但是看上去，她还是一个

“生意是父亲打的基础好，我还能应付得过去，但文字水平不行，还望王老师帮我。”她说。

真是一个活脱脱的“江达琳”呀。于是，我不禁脱口而出：“你和江达琳很像啊！”

她没有说“那你就叫卫哲咯”！而是说：“江达琳是谁？”

从早忙到晚的一企之主，是没时间追电视剧的。

当我对她拥有的这一切表示羡慕时，她却坦言：“如果能换回父亲，这一切我都宁愿不要。”

我家柚子树

□姜满珍

五年前早春的一个上午，母亲发现楼下有一棵被邻居扔弃的盆栽柚子树，蓝花白底的青花瓷盆很是吸引眼球。我娘俩便使了好大劲才搬到家，把它摆放在东阳台，干枯的身躯、浑身的褐色像极了失去生命力的树雕。我折了折它的枝条，不易脆还有韧性，我知道还可以活下去，赶紧浇上几碗水，滋润着它干渴的身子，仿佛听到它“滋拉滋拉”的喝水声。果然，光秃秃的枝干没几天就冒出了嫩嫩的绿芽，十天半个月的功夫浑身披满了绿色的外衣，还散发出让人很想亲近的清香。

年复一年，柚子树成了我们家最亮眼的植物。

柚子树真是最好养的植物，隔三岔五给点水它喝就行了，极少施肥，记忆中好像施了一次复合肥，我经常在洗锅时将干净的清水直接往上涨，成了节约用水的最好方

式：水的再次利用。它可不像有的植物那么娇贵，水多了浸死，水少了干死。它可咋弄都适应，太适合与我这种性格率性而为的人相伴了。

柚子树在我们湖南随处可见，耐寒耐旱耐贫瘠，山上、路边、庭院、江河边，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它们就可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既可当果树种又可当风景林使用。我们湛江风光带种了很多棵，每到春天，乳白色的柚子花挨挨挤挤地绽放着，淡雅的花，谦虚低调地开着，扑鼻的香气随着春风熨帖着你的心肺；每到秋天，金黄的果实亮在树梢，让我有儿时拿着竹竿打的冲动。

这么多年了，这棵高大葳蕤的柚子树守护在我家阳台上，为我们遮挡尘埃、释放新鲜空气、亮丽居室……我的家人都已深深地爱上了这棵充满灵性、美观大方的绿色盆栽。

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里，一朵花，一棵草，一株树，就足以让人感受到春光的美好。

本版制图：黄洁玲

春来了
(国画)

□邵文强



精神的领地

□杨德振

2020年的春天，我宅在大别山深处老家屋中，40多天没有离开过自家的院子门。

寄居在烟熏火烤的粗屋中，每天同耄耋之年的父母蜷缩在自家小院中，目睹炊烟袅袅升起，树上雀来雀去，天空中日出日落，云蒸霞蔚，昼夜交替，一日又一日，我在心里享受这份安详的时光。

在这次大疫情里，安顿我身体的是老家的粗屋，粗屋是我生活的“庇护所”，是我身体的舒适领地。虽然有点狭小，但在这里可以无拘无束，自然而然，安安全全，从从容容。

身体的领地由各种物质构筑成，小的包括房子、衣服、食物等，大的包括大地、阳光、空气、水等自然元素，这是一人正常生长、成熟、终老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和基本前提，是幸福的坚实依托。有的物质领地很富庶、很丰盈，有的物质领地很贫瘠、很苍凉。物质领地无论贫与富，都不足以谈人生的全貌，也不足以谈人生真谛的全部。

人生真正大气磅礴的是物质领地之外的精神领地。一个人如果能够精心构筑起自己的精神领地，让精神领地富足而安宁，人生才算是圆满的，才是人生完美的样貌。哪怕物质领地相对贫瘠，精神的富裕可以弥补物质的短缺，精神领地可以用无形的善心爱意和包容宽容弥补物质领地的简陋与单调。

物质的维度有限，不能让人产生长久的愉悦与痴

迷，而精神领地的丰沛与富饶则不一样。它可以让人生强烈的而持续的审美感和吸引力。审美感来自精神仪式的庄重与纯洁，吸引力来自精神属性的高蹈与认同。

那么在精神的领地里，有哪些具体内容呈现呢？我觉得凡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都是精神领地里的丰富内容与内涵；例如思想、道德、品质、学养、良知、智慧、灵魂等。

一个人只有在精神领地里无限地涵养和成长，才能获得惬意的心灵栖息地和幸福的人生。一个人如果只在物质领地里费尽心思，极尽其能，或不嫌其多、总恨其少，不去关注和构筑自己的精神领地，那么，他（她）的幸福尺度和长度到最后总是有限的。即使天天睡在金子做的床上，也可能会上不安宁，噩梦连连；即使不做噩梦，也不会产生持久的幸福感。

相反，如果一个人在精神领地里构建了宏大而饱满的“内置”与“外显”，就算他（她）的物质领地相对贫乏、荒凉，他（她）一样可以产生正向的价值观和满满的幸福感。

时下一些很富足的人，为什么总是郁郁寡欢、闷闷不乐？其实，就是精神领地没有搭建起来或构筑得稀稀散散，不成体系。

从人生的长远规划来看，重视精神领地构建和持续捍卫精神领地的人最后都是赢家，是真正笑到最后的幸福人。

平常日子

□涂秀虹

两个月来，第一次跨出方圆300米的封闭圈，步行走到鼓东路，目的地是鼓东路上的邮局，年前的一个邮政业务，搁了这么久不敢出门去办理，马上就要到期了。

走过三盛中心，看着写字楼下密密麻麻的自行车和电动车，若是年前，我可能又要皱起眉头了，乱糟糟的，烦人。但今天却是颇为欣慰，大家终于都来上班了。从不关心市井生计柴米油盐的我，潜意识中生出了熙熙攘攘的期待。路边的芒果树排列得挺拔茁壮，芒果花一团一团看着硬朗有力，我畅快地深深吸了一口香甜的空气。

鼓城社区门口几棵树叶子掉光了，满树娇艳的黄花，不知名。这是福州特有的景象，很多树到了春天落叶，新的叶子还没来得及长出来，花儿却接到春信，如期而至，来赴这繁盛的约会。

化民营巷的店铺开张不多，但那家理发店倒是开着，我们家慧慧头发长了，至今还不敢去理发。

鼓东路两边搭满了装修的手脚架，临街的房子在修饰外墙，想来是市政美化工程，估计趁着前一段封闭的时间就开始了。其中不少房子似乎变成了中医院的诊室。路

过中医院，心里还是有一丝畏惧，下意识地避开迎面而来将要擦肩而过的路人。

在邮局办完事情，从开元寺门口往回走。庄严气派的萧梁古刹关着门，这是几十年来我第一次看到它不关门，不由得停下脚步看着那三扇朱红色大门，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关门”这个词的凝重。

从开元寺门口通往市场的小巷，摊摆的小贩安静削着果皮，一户人家热闹地给花草换盆，路沿上摆着兰花茉莉一溜绿植，恍然间又似跨回到安宁的人世。在那个久违的小店买了线面，虽然店主也戴着口罩，虽然顾客自觉保持距离，但是，当我拿出手机扫码支付，我仍然深深感觉到久违的可贵。

回家的路上拍下了庆城门口春风摇曳的黄花，化民营巷整齐壮观的芒果行道树，特别拍了它生机勃发的枝条特写；拍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小学校，学校围墙上的炮仗花兀自开放；还拍了小区楼下满树灯笼似的红橘子，就连这棵橘子树，我都好久没有留意它了。

安宁美好的点点滴滴，皆可入画。朗朗乾坤，悠悠天地，祈祷太平。

清明忆慈父

□王珉

又逢清明，心情如雨蒙蒙的苍穹。父亲于2000年驾鹤西去，虽离开我们许多年，但不尽的思念却随着岁月流逝与日俱增。

从记事起，我便知道父亲是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他有一辆军绿色的警用三轮摩托车，每次上学我就坐在后排，他把我抱上去都会说：“别只顾着玩，万一路面颠簸就会跌下去。”于是，我总是小心翼翼，生怕一不留神，真如他所言。如果我做错事，他会发火，但极少打我。他总是循循善诱以理服人，至今我仍坚守这样的秉性。

有人说，父爱如山。深沉，在于他隐没自我情感，伴随时光沉淀为高山。孩提的我，没有领悟含义。直到年岁渐长，我才开始怀念父亲车后座上的岁月，才回忆起一些模糊零碎的画面：若干次在路上偶遇落雨，父亲停下摩托车把我抱到怀中，用他那件厚重的外套，为我遮风挡雨……

家父一生苦短，以事业为重，任职期间，曾多次立一等功，但从不居功自傲。由于长期彻夜侦查办案，早出晚归加班加点过劳，当医生宣布他罹患胃癌时，我和母亲都无法接受，更可怕的是病情已恶化。体格高大而魁梧的健康的父亲，怎会患上癌症？一纸诊断书给年仅38岁的父亲一记重击。“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又是一年清明纷飞雨，一直感觉父亲没有远去，他那忙碌的身影、殷切的教诲，始终浮现在我的脑海。他那双充满慈爱的眼睛，似乎一直注视着我。

羊城春意

□肖秀

三月的广州，万物复苏，蒲桃、泡桐、木棉、洋紫荆、桃树、朴树、垂柳、棣棠相继花朵绽放，一眼望去，羊城何处不着绿，花城何处不飞花。

在这春意盎然的日子里，单位门前的六株大叶榕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六株大叶榕栽种多年，高数十尺，根系发达，盘根错节，把路面上的石板都掀翻了。它们枝繁叶茂，彼此相邻，宛如六把巨伞。到了酷暑，“大树底下好乘凉”，这里就是一处清凉世界。

一直以来，榕树不畏风沙肆虐，不择环境优劣，在南方沿海城市广为种植。据记载，